

通許縣志目錄

卷之一

輿地志

圖攷

星土

疆域形勢附

沿革

山川

風俗

物產

古蹟

邱墓

祥異

卷之二

建置志

城池

公署

倉庫監獄附

學校

書院附

兵制

祠廟

寺觀

村鎮

橋梁附

街巷

坊表附

卷之三

田賦志

里甲 戶口 田稅 雜稅 鹽課 恤政

卷之四

禮樂志

典祀 壇壝 拜牌 拜詔 朔望 赴任
迎春 賓興 鄉飲 鄉約 祈禱 救護

卷之五

官制志

總部 知縣 縣丞 主簿 典史 驛丞
教諭 訓導 官續

卷之六

人物志

列傳 忠烈 孝友 義行 列女

卷之七

選舉志

進士 舉人 武科 武職附 恩貢 拔貢 副貢

歲貢 例監 薦辟 封贈 符掾優老附

卷之八

藝文志

誥勅 誌銘 墓表 誄 傳 引 啓 辨

疏

卷之九

藝文志

中

碑記

卷之十

藝文志

下

詩

1017
30.4.14



縣志卷之九

碑記

進學齋記

宋 張文濬

之君子無須與而不學一日之間出則蒞官治民事師
友對賓客入則與親鄰無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媿與夫
爾其盡聖人之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
布樽俎其禮其樂其節其和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去
其心其志其意其力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去
其心其志其意其力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去
妙而通性命一生之始終者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

日進而不可止盡之

所達過其旦夜之所得加於晡豈特

且繁晡夜之別哉

一語一默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

其爲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爲旦夜中昃之變

太之爲寒暑春秋之異嗚呼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

豈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

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

在於學士會食而問殺蒸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學也買

雪風零詠歸游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子病而問疾天之

貴疾病之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皮膚

竊發其土苴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

自後漢書載者不競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世
禮而謀之世世無窮倫之習而亟捨於既仕之日故後
世之君子其學愈高所治益修而成功愈崇破
內以修身終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益修而成功愈崇破
君子立應世則天下被其福今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
生民之憂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學未至道未立
哉嗟乎民之休戚係於道學之成否則夫爲仕者可不勉
歟元豐乙丑余官於咸平治其所居之西卽其舊而完之
旣潔以新矣於是悉取詩書古史陳於其中有誦習之廡

有休偃之席暑則啟扉寒則塞向朝夕處乎其中取書而
讀之其甚憊也則卽席以休以深思其平日之所得無一
日而不任是也余隋者也故取古之道而名之曰進學而
書其說庶朝夕得以自警焉

咸平縣丞廳醑醢記

宋 張文潛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爲咸平縣先是章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幸旣爲縣卽以宮爲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爲尉舍熙寧年始置丞於是遷尉於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醑醢問之邑之老人則其爲樞密府時所種也旣老而益繁延蔓庇覆占庭之大半其花時大於其類邑之醑醢皆出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必有珍麗可喜之物是以獨秀於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自天寶以至於周歷歲數百天下未嘗無戰安史以來藩鎮四據分裂攘奪至五季而中

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閥之中惟我藝祖仁宗受天休命
神武四達於是斷百年之蟠據合歷世之分裂肆我章聖
皇帝誕承祖武以無忘大功寬賦薄征四方無虞休養滋
息如人之疾病蠱敗醫者既已擊逐鈎取其累年之蠹矣
而後爲之調利撫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強也由
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於章聖而天下之人如復見大治
之全國嗚呼亦可謂盛矣於是封禪祀后土祠老子徜徉
四方以明宗德意八鸞之所經六龍之所駐是宜一草木
一瓦礫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忘駿功成烈醑醑
之生當是時蓋嘗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旄頭屬

車皆爲一特之物可不愛哉

--	--	--	--	--	--

通許縣志 第題

刊邑令

曹

縷

余蒞政通許初登城西望見岡阜逶迤周圍一邑意必有
毓是秀者旋詣學進諸生一而詢之歷道往哲之多擢英科
自有官於邑者郡者藩臬之位中丞者大魁天下者迺怪
題名獨無遂謀諸家揭二耳於明倫堂之壁間科左貢右
悉書姓氏於上下並載官階始未且諗於諸子曰吾爲此
而豈徒諸聞先達輩誌躬懋學鴻漸於時爾多士亦鍾是
氣之秀也已於吾儕有師生一好今絃誦於茲俾時爲屬目
焉將歷指其人而謂曰某也中某也孝某也功加於時而
名完於身奮焉激勵勉焉向往於是經明行修聯芳桂籍

繼踵廟廊以贊襄國家無疆之盛嗣書厥後罔俾達者專
美於先且令後之繼今亦猶今之視昔同鍾邑之秀者恂
恂濟濟未必不自爾多士乎濼也若是於爾邑亦愈借以
增重而吾吏斯土者不亦與有光乎榮也乎遂援筆書額曰
以紀歲月云

貢士題名記

王之臣

國家以科貢取士卽周之鄉舉里選上於大司馬之意也
百七十年來科貢得人政成化洽有以也但世之仕者恆
以科第爲榮歲貢次焉爵位遷轉亦循資格雖有豪傑之
才莫不自限於出身之途甘心於科第之下也通許有學

自洪武迄今歲貢凡百五十餘人其中亦有位至方伯者
事功可紀表表焉在人耳目嗚呼貢亦何負人國也竹溪
曹先生來令是邑揭二扁於明倫堂東西壁東曰科第題
名西曰貢士題名屬予以記予乃以貢來官者願後之錄
名於是者相與勸勉立事功務一科第者相頡頏母以出

身之途而阻斯善也

重修觀音寺碑記

明 婁 良

天下之事踵訛者殆不可窮也予披邑志見所謂去治之東半舍地有岡繇亘三二里至南而勢益振復突出兩冢相望在南曰長智北曰齊布因居人姓氏以得名心竊疑之及予制雍藩以覲歸省松楸道出長智見冢中建浮屠詢之有對者曰成化庚寅夏河決波濤鼓激北之岡瀦焉涉冬水復道向所瀦者其穴聊然石門扁不可發而壁皆丹堊當臬豎一石主題曰魏曹植之墓門之南深遠不敢入其隧達于長智兩冢之側舊有祠陋不足以棲靈趾特建宏宇俾修祀事予時未暇究已亥歲予謝甘涼事歸始

得從容遊覽而浮屠已圯遂遐盼於兩岡間因悟作志者
名齊布之非訛謬相襲百餘年而一旦洪流啟之蓋莫爽
如在也乃請于邑大夫雲靈程侯以修舉之侯咨於僧衆
中得真錦以往及居民趙恭輩助之真錦至則焦心勞形
清修苦節惟以啟廢爲事且善醫有活人功而不利其利
銖積寸累以富所蓄顧舊址褊隘乃夷岡堙壑首剏一堂
以祀植復構崇殿以祈皇祚講堂禪室門廡庖漏次第興
舉渠獲宏偉金碧綺縵視昔不啻侈矣其亦可爲得人也
錦爰徵予書其顛末予慨然曰是蓋有數存焉爾河不決
無以知齊布之非岡不渚無以識曹植之墓而寺不作無

以棲曹植之神夫魏操不待予而論定也曹子丕彰植德
史稱植性機警才藻敏贍操愛之楊修數譽於操勸以立
嗣未幾操提師向吳丕植竝送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
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乃用吳質之言涕泣辭拜
操及左右歔歔於是左右皆以植多華辭誠心不及也植
復任性而行丕餌官人左右交爲稱說操遂定儲位丕旣
嗣魏恚妒不能容植限令七步作詩成不成行以大法植
應聲而成僅脫危厄乃以臨菑侯貶焉尋復王於東阿及
陳噫植唯矜技自斲也使少斂鋒錫丕之帝未可知又何
以容其妒而葬於此哉今冢隧猶存石主復啟則植之終

無大惡造物者亦惜其蹟之狃名之訛而托水以發之也
長智齊布皆因植而名夫復何疑甚矣作志之誤而世之
傳疑也昔宋丁氏家故無井懲其出汲之勞乃穿井於庭
家相語曰今吾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
井而得一人語徹於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
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由是觀之則天下
之井得一人者何可窮哉且志者記其實也知則筆不知
則缺而妄筆之惡在其爲志也七步之爲齊布非河決其
終無狃也哉予歎茲事之誤遂書畀之使告來者亦慮夫
虛之實而重取罪於後世也

重修洪福寺記

明賈洛邑人

通許縣洪福寺住持僧恒就山重修寺成請予爲記以紀歲月予雖爲邑人然自登進士官臺省迨致政去家已四十餘年矣其於寺之創置未詳嘗聞諸先考御史府君云通許之城春秋時許男所築爲魯朝宿之地經曰鄭伯以璧假許田卽其地也秦廢五等之爵後又爲許鎮宋爲咸平縣隸開封府天朝改爲通許縣仍隸開封府治之西寺舊基也屢沒於河惟寺後浮屠十二級卓立雲表可證也傳以爲唐時所創理或然也洪武二十四年河決住持徐姓者嘗移置縣東因與居民雜處仍復之正統十三年又

沒於河此大畧也歷久乏人興造今得恒就山矢心修葺
慮河爲患乃培增基址構大雄殿七間塑金像十尊廊廡
僧房庖庫二十七楹金碧交輝高爽獨勝於前邑長喜其
祝延聖壽有所乃揭叢林二字於門外至於遠近瞻仰莫
不忻然以爲事得其人何其成功之速哉予觀令制寺之
建於郡邑者謂之叢林乃設官以主之餘則謂之私創又
嘗並考西方與東魯之教其始均一導人爲善去惡之心
也文廟惟學官得祀佛寺則偏滿寰區是何趨向者之多
耶蓋以其法流入中國旣久講演空妄勝大紛紛之言一
顧盼之頃便可見性超凡獲福滅罪不惟群愚趨之雖達

士亦困於迷誤而不知返皆後人陷曾以變其初故也夫
魯但囚人心固有之善使之篤倫理安死生而已故人雖
趨向之不多然亦不能外此以有生也恒就山乃兼習儒
釋者也其修復叢林寺宇直以化誘愚俗爲務可謂不變
其祖風者矣宜爲之記以示來者知所擇而勿墮云大明
成化十一年歲次乙未夏四月朔日

邑侯趙公德政生祠碑記

明王順行 邑人

公諱興邦號澹含直隸高邑人萬歷辛丑進士甲辰八月
令吾許迄今庚戌大計之日政垂六載上用主爵者議留
公給事兵垣是爲庚戌年四月先是公歲前借余隨計吏
去許士民知公七考二十八薦皆予上上此行無得復望
借寇于是相與攜幼扶老爲壇以俎豆公焉比余釋褐歸
來而堂巍然而門翼然而民伏臘之具奕奕然時新令溼
陽張公謂不佞日擊公六年之政井井然當有記鐫之詞
顧予何人敢辱貞珉旣不敏謹就輿人道傍之誦小民去
後之思稍爲次第哀集其語授之鐫人亦取其近質云爾

記曰清華之路其職易稱民社之司厥情難調我公德政
孔昭其始至也未問清叻之冷風先訪遊禽於絕澗誅一
縣之巨惡除千家之公患用刑當政一念法網之難省由
教化之未明乃葺書院立章程士論親爲品騰課義手自
衡評重學校政二乃慮周民瘼趾勤草莽關西北荒鹵之
墾墾行東南禹甸之茫茫乍釋耒而投耜忽耕耨以俯仰
興地利政三亦有天行之數適當其難如二年之水一年
之曠公乃多方賑濟加意塗炭使不致嗷嗷待哺哀哀鴻
鴈救飢荒政四至于河決彌望再離故常天子憫前功之
不効水衡躬督率於宣防非公煦噢調停我民所患尤甚

于凶荒卹河工政五夫撫字之勞深必催科之藝淺若公
則鳴柝不驚仁及雞犬兩稅民樂自輸誰實愛其不典完
逋負政六爾乃簿書親自校讐出納務致平允民膏一覈
而難腹胥技五出而立窘清弊蠹政七卽有欲乘間以懷
奸駭機而設坎然而三尺凜凜伺察閭閻儼皎日之當空
俄迅霆之落膽伏奸宄政八維是訓誨良民僅同畫象片
言折獄不任一偏之詞兩造質成能解三面之網體人情
政九終許之治豪強避其夏日憊懦負其冬暄禮貌優於
縉紳交接謹於宗藩上官無曲投之意旨旅客有不滯之
輶軒小大咸宜政十嘗觀自古稱美稱善大都以一爲始

以寸爲全若公六年之治固難罄于累牘連篇而舉其十
政亦畧以見其美足愛而愛足傳後有作者當觀法于前
賢至其補袞魏闕埋輪日邊事已越于吾許余亦不敢侈
之丹鉛原夫立祠之意蓋俯起于葑屋桑田故採輿人之
誦而爲之記

修城隍廟記

明 韓 玉

先王制天下以萬國屬連卒州之相維用祇協爾歸禱有國者因山川之嶮其城制脈地以爲差侯國以蕃屏王畿而城墉又蕃屏侯國也自秦罷侯置守後率沿襲至宋咸平始縣通許鎮提封百里眡子男國而制得五十里之城高城深隍茲爲設嶮而馮藉如金湯以衛民守國者蓋城以盛受人物隍則無水之池也此可見之形勝其所以體物之眇而超于高深之廢者必有以尸之故祭之雖秩無文粵昔李易水嘗記當塗城隍廟陟祀遠矣然亦地示也郡縣又壇祀而廟焉旣廟又象焉鬼神之德之盛豈假是

以神其神哉所以敬先正人其側字其地之歎矣社稷山川亦地示也祀之壇而不屋則天地之氣亦達而幽明之故得矣屋亡國章不祀也且地示莫右於嶽瀆古者壇而不廟廟始拓拔氏逮唐廟于嶽瀆之墟象而爵之嶽且廟郡縣城隍之有廟宜惟守今得專有事焉昌黎言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今之守長躋山川城隍而通祀焉祀社稷山川報養民也祀孔子教民也祀城隍以安民也其守長之責歟通許城隍廟在治東衝六常有一尋從十有一常而尋有半兵燹河決累復者幾而故趾弗變置仰維太祖高皇帝修復古制刻

弊而還治理臨御之初乃下詔曰神廟爵秩稽古不經
城隍以郡縣名稱廟制如郡縣歲事如儀時縣丞范世英
翔于榛莽瓦礫之區正德戊辰歲知縣在邱黎公頤撤舊
易新將次第繕治遽以憂去歲癸酉固安段公輔之嘗以
旱沴賊變懼祈幸不及難圖所以報莫祀宇崇若乃言于
大府既俞躬走祠下輒牘聿計度築護程役謀貲慎擇四
人董厥役尋以病免四人乃募鄉之人富者輸泉貧者効
力輦石掄材陶者陶斤者斤百工惟良群藝奏技剏正堂
八楹寄二常一仞有半廣加密常有一尋深殺廣尋有仞
半後堂六楹密廣深殺于正堂中門四楹崇常左右翼屋

制如後堂而埒二楹門左右有便門門有塾爲屋七楹制稱于門兩廡周于堂之東西其背際中門左右塾其後際正堂左右翼各有十三楹背門與中門稱門內東西屋皆四楹又範金肖象采碧雕繪彪炳歛艷褫魄奪神足以揭虔妥靈也工昉于甲戌歲之秋落成于乙亥歲夏屬當歲惡服役者闕郛溢道還運川汜竝手偕作餽寐不暇不迫而速非有鬼神異物風靡震激何其人不病勞而百物山峙鱗萃如此邪夫城隍廕庥于人是用崇報其異乎滌穢異教以徼福者與夫天道福善禍淫鬼神善盈福謙神聽天道陰翊聖天子建極之盛治嘉靖吾民功也亦職也善

者錫福明德惟馨匪祭克致乃若陰憲嶮穴公墜潛獲
乃奠先拜跽饌陳未徹滔逆已橫于中所謂妄祭無福
非神之望于人者天人之際神豈得而私之哉然天道神
德不違于人人之常情怵于旤福此新廟之成俾有憑託
以宣其烈人亦禁而罔肆非有禪于治乎故事地示者闕
覲穆清之地觚壇峻級蕕瘞縣泯形聲而昭陟降不可
度思乃屋焉爵焉象焉是顯不可知之眇也旣灌而往之
義輒禮者重惜焉我國家階太平之治正興禮樂時也必
能復古禮以新一代之典昭垂萬世民趨正矣四人者以
麗牲之碑強文不敏遂紀工之始終爰及古今祠祭之槩

於乎復三代之制禮也循魏元之陋習非禮也庸書以竢
議禮者是歲之冬邑人韓玉記四人者趙恭景才席子紳
皆耆年不負慎擇憑舉殫力以相役者也

通志 邑侯麓泉潘公去思碑記

明 建撫

王敬民

晉陽縣侯授咸平令甫兩祀德澤宏奠風聲遠播政垂成
士民欣戴日皇皇惟其秩滿遷去爲慰會祀令擢主客郎
兩河臺使者疏侯名請調杞命下咸平老弱遠近切怛戀
惜如遠嚴慈計上保留狀弗得乃僉謀鐫石紀侯政以志
思焉來求記於余余不敏且歸田以來筆硯久荒何以應
然而箕城距咸平不百里侯之政不特得之耳聞而且身
竊其餘潤義不可辭也因揖衆曰甘棠有詠何武寄思自
古仁人君子之治人國去之日靡不見思蓋深仁厚澤有
以固其心也今則非簠簋損名卽鞭笞府怨甚至內荏色

厲侈然民上自謂可與古循良比鵜梁貽刺其奚以語於
民牧乃侯釋韉三年而民情若此大抵爲政有體而好惡
興革有以洽乎民心也方侯入境時邑苦旱化雨盈車甘
霖闡澤之頌嘖嘖士民口吻間比至與民更始脈脈候民
疾苦相與噢咻而卵翼之類歲侵厲相仍枵鵜載道侯謂
俟發棠以賑民必有不及蒙恩者躬歷窮閭多所曲處家
周而戶益之民心旣得善政嗣興痛懲詭秘兼并之弊則
爲之清地畝正經界重懸偏累倍斂之苦則爲之公里甲
均徭役稽薄書脊以濟勤俾積弊胥吏無由舞文而執法
用刑罰省而不濫俾無知赤子不至重足而側目以兩造

聽民訟寧文母嘗循三宥歷旬之故典以畫一張令
寧簡母煩常懷束薪椎髓之隱憂邑土瘠賦繁前此多藉
手里胥貧無力者卽破產不能爲償侯立三限法不煩一
令不驅一役人爭先期委輸毫無逋負其盛德之感乎惡
無弗瘳善無弗彰侯發奸摘伏又神若虎而冠狐而三宥
則折首愆醜而萑符之寇椎剽之黨悉爲捕鞠加三木令
不得爲善良殃其仁者之勇乎且性簡樸串茶片楮取費
月俸間出百里外裹糧自隨僅一脫粟飯不飾厨傳其惜
民脂類如此學校風化所自出關雲路建書院儒之窮者
有賑禮之廢者必復嚴藝課正學規其培士類又如此至

於破觚爲圓斲雕爲樸至誠以格欺寬和以得衆入覲而
琴鶴自隨當官而三事自盟喜怒不形於色萋菲不入於
耳民有貧鬻其妻者給貲完聚僚有廉無以歸者豐積送
往此又出常政外而歷歷可紀者兩年間民安物阜時和
歲豐非侯之賜耶設復借寇君一年其政異更當何如詎
昔范堯夫令襄城勸民豐桑程明道令扶溝除脇取舟商
盜俱治行爲河南第一爛然史冊侯仁厚嚴明博大敏
芳流何召嫩擅范程千百禩後當必志典籍與諸賢並垂
不朽矣直今日乎哉嗟嗟侯在咸平去之日咸平思之今
治雍邱杞之民之德之也不俟卜矣侯異日應徵書矣

鎮則烏蠶主之日又安知祀之人不以咸平之思而
祀之耶侯諱文別號麓泉山西太原府寧化所籍直隸
州府合肥縣人登乙未進士

邑侯傅公生祠記

明 土順行 邑人

公之蒞吾許四年於茲矣戊午公再以計吏行明年都
例當留邑之士民相與追送於大河之滄其老弱不能遠
送者板輟遮道車輶不得行相對感泣公亦泣下曰爾曹
得無謂我爲不復來耶吾之俸猶未足格倘得還吾舊許
吾所深願亡何計吏事畢當事者欲急藉重公公以俸不
及格辭俄而戶曹之命下公遂不能辭也是時百姓日夜
望公之來而不復來因相與追述公之德政而咏歌之又
相與圖報公之德政而尸祝之釀金立祠伐石紀事謂願
行日君始終與公知深習公德政盡壽之貞現余謝不文

衆曰雖不文猶勝失實也因憶公之始由選人令吾許余
時在京師侍公最先人言公高才鴻文棘棘恐非鸞鳳所
棲及誦觀公之眉宇冲然穆然殊與民社有深意比至吾
許首除積蠹以鑒前車吏傍觀遠巡畏若神明民有對法
案者第令兩造偕來隸不得恫喝之罪自城旦鬼薪而下
第取加荆亡庸贖錢胥不得高下之若輩饑且欲死邑中
卑祿有正督稅有長保甲有役所從來矣公一切停罷故
賦役舉而民不擾邑無郵傳凡供張薪水之費非異市肆
則以富民公悉取辦自官四年所捐俸薪不費民之口籍
蠲次公增丁男於富額之中正欲減丁銀於窮額之內議

雖中格不行然其心已幾週貧屋民有輪納必閒取自微
凡應入而私畸重者杖母宥應出而私畸輕者杖母宥十
田昏姻從民衷議其濫觴遠年謬希增價者杖母宥有情
本微茫巧爲鼠牙以泐三老嗇夫者杖母宥是以訟師身
跡卑魅俛首人不識吏夜不吠犬計四年所省緡錢無筭
征時流移載道蜚蝗蔽野非公清靜寧一培養元氣捐軀
至今當不堪敲骨吸髓以果越俎之腹矣公廉明爲用仁
心爲質且亡論待字下赤子外嚴中寬有罪不忍深文在
他邑聞風赴愬者卽事已成案凡情涉可矜有寧逆上官
顏而不肯以人命爲草菅者至處悍宗勢豪則執三尺維

謹上官用是特重公有大獄必屬平反賴全活甚衆聽斷
之暇則以修文墨爲不朽事蓋文章吏治公已擅美一時
乃居恒崇獎節義其大者在憫二忠祠之辱在蔡莽趨爲
工移之勝地夫二忠吾許人曠世相感豈寡德者而能爲
此至於重學校以振士氣禮縉紳以廣謙益又高才鴻文
者所難瞻拜宇下者幸勿以順行之言爲公士後陽鱗也
故事雖更僕難數僅次其崖畧如右以俟觀吏治者采其
廉躬直愛之實傳之史策以示永久且使後人因公祀以
知畏壘之民尸祝庚桑楚不虛耳公諱國字少卿別號丹
水癸丑進士青之庫胸人

忠節祠碑記

明 趙秉忠

遷許縣舊有忠節祠祀時公也公當武廟時以明經授梁
山簿權縣事值流賊藍四等合圍攻城公堅守七晝夜城
陷被執賊刃公面使之跪不屈刃脫雙腕公罵不絕口而
死妻賈氏聞變自經賊嘆曰賢哉夫婦因縱火大掠而去
女竹青年九歲亦投于火事聞贈廕有差勅建祠春秋祭
享如制賜額忠節祠祠舊在城北隅歲久傾圮萬歷乙卯
丹水傅君來侯於許拜祠下見陳丹暗粉風雨不蔽慨然
嘆曰公父子夫婦節烈萃於一門而祠宇不修其何以勸
於是捐俸錢鳩工庀材改建於城之東郊地極爽塏於九

月十一日經始十月二十九日落成率士民張鐘鼓具牢醴祀事孔嚴許人懽慶余聞而嘆曰忠奮激烈抗志委身自足不朽於世特恐表章缺人歲久湮沒是賴維持風教之君子昭揭飭新雖經數百年人心益以躍露風化日以振揚所以翼宣世教敦植人紀侯之功詎淺鮮哉惟念梁山彈丸小邑當寇訐國門公奮臂捍禦控弦無一旅之師衝鋒禦七日之寇而卒以身殉義其大節與張睢陽顏常山何異况妻死於經女死於火更有以濟令名而揚休美嗚呼公之夫婦父子胡弗造於天罹懸凶若是公之夫婦父子胡獨全其天而得死所若是意者天授貞白超世

埃而有偏於赤日烈於秋霜者耶以彼博懷殺身計不返
顧安如有當世榮名與身後之永譽而一誠所結百靈辟
易故宜英風正氣能感動人心於百世之下也侯生平斷
斷嘗不可一世至談忠孝節義事髮上指涕泗橫下筮仕
巖邑卽思端人心而挽頽俗忠節祠之建乃其首舉從此
許之士民景先哲之儀型爭自濯磨忠於國孝於家化成
於天下則斯祠之建豈非轉移風教之一端乎時公諱植
字良材通許人傳侯名國字鼎卿山東臨朐人萬歷癸丑
進士

重修元帝祠記

明 劉學儒 記

許城北郭舊有元帝祠失建置年久予時借諸生侯吏抵祠下見桷摧陛凹繪剝瓦穿蝸篆蛛羅擾擾焉布滿屋棟之上且諸丐者瞽聾羸跛裸然枕藉其中因仰而歎曰祠所以尊妥靈也祠如是神奚以祀諸父老過者亦曰帝之神庇庥吾民因祠以祀之祠如是神奚以祀邑大夫至者則又曰宰邑者主境內百神之祀祠如是神奚以祀於是邑大夫集諸父老命其會材儲費而用新築護焉卽故地益加恢隆延三常有尋袤七常尋有五尺中之北爲殿六楹崇三尋有半廣加尋而遂損崇三之一前爲複宇尋許

又前一常尋有四尺爲門屋楹視殿楹二崇邃廣各加殺
矣由是腐敝之易也則偉而棖題焉故陋之楹也則堅而
甍甍焉傾圯之際也則又整廉隅而壯垣壁焉自餘之翔
而簷阿嚴而階陛煥而丹堊而楯而楹而牖戶舉以法圍
復繚以崇垣跂焉弗可內闔左馮鳳岡右瞰周道負玄冥
而拱離陽望之栗栗乎崔崔翼翼焉枚枚卽帝祠之成偉
矣嘗考元帝者曲禮所謂後元武北方七宿之象也傳謂
龜蛇是已謂之元取其方之色也謂之武取夫兵之義也
世以兵足屏國而衛民是故宇其地以定祀人其象以致
嚴而帝其稱以信報也夫位定者從功人者禮近理者安

今天下之祠帝者率北焉建從其方也天下郡邑鄉鎮區
弗祀者酬於國於民之功也天下淫祠罹毀者弗可指屈
乃帝之祠載在祀典尊奉日隆崇乃理之正也於戲祠之
或闕規有恤於昔不翅倍蓰焉加也固其所哉惟時某夢
帝譁命伐石紀之因有文石之請予惟是焉弗文爲文者
弗得也文爲弗石傳之者弗世也爲而傳傳而世文惟弗
理之懼也茲姑文其可紀者若夫姓字里居水火內鑱之
說吾敢據浮誕以誣神人哉

通許尹石陵胡先生去思碑記

明 袁 方

石陵先生者山東濰縣人也姓胡氏名節字介夫寄號石陵子云舉嘉靖癸未進士官通許來謁空同先生於汴館一川子與放談於一坐之間識其面今官轉北太僕丞去矣許賢良一中子韓禹卿來曰一川子識石陵面諳其政乎知許人之思乎思而病者茲殆起乎頃石陵官敝邑也敝邑狹小如斗焉着之升則歎加之石則溢歆之易傾護之斯完往官者咸傾之半民罔堪焉石陵夾輔器也知斗易保民之在石者石陵先足食衣安幼老給乏貧勸富殷寬利辟薄賦斂民瀏瀏乎安而裕矣鄉父老歡而笑感而

悲詣公署仰曰縣主公神耶奚蘇吾之速耶奚來者奚晚也石陵曰嘻去矣從之課學徒拔賢英薦孝弟導農桑舉節義畢姻喪颯颯乎起若脫若揚矣鄉父老衣冠士詣公署悲而歡者交焉仰曰縣主公古賢人之風乎奚禮教義激之漸漸乎漸之而化也奚速乎來奚晚乎石陵曰嘻去矣如莫敢承者乃始營其餘駿城浚隍樓櫓遞光魏廟新像雲輝載揚樹木坦途百里堂堂竊斗者盜聞之則藏擗斗者吏亦允維良百爾瑣務而剽而康晝庭獨坐若無事焉細細爾聞謳聲之作也觀風者嘉句嶽者薦天子擢之而去許之民奚堪哉始之去也無老幼無婦女號牽其衣

馬咸曰縣主必來予奚晚去予奚速傷乎天哉不
也乃石陵遠延爾莫敢當焉別也人省矣農者輟耕織
者停機婦哀其夫失主老戚其死無日女長罷工兒識亦
啼戶戶如一焉有自省人來者羅聚詢音必曰縣主公寧
來乎知其不來咸悲也已而道便於家山有自山東人來
者必問曰縣主公福乎壽耶知之則喜之也及其官京師
也有自京師人來者必問曰縣主公轉遷乎藩臬我河南
巡行我城邑寧復觀其面乎念之念之而泣也是思者思
之不已也於是建祠焉表其思一川子斂衽起吁而歎曰
嗟哉石陵古所謂良吏殆斯人邪昔識其面今諳其政若

此夫思者本之心者也生之感者深弗心曷感弗感曷思
弗政曷感之深思之不已耶歌暮者廉耶詠棠者召耶借
者寇畫像者張邪不思不政不政不官不官有負乎天子
後官者石陵哉石陵哉

城隍廟記

國朝 王章炳 邑人

考厥祀典有功德於民者例得徽旸鬻由天宗而次之岳瀆方社皆被赫濯司馬生命脉者一同之內秉陰贊陽時風雨捍災患呼吸與民通唯城隍之神是視廟祀優崇所固然已曩季天不挾明敵烽燹遍汴豫許逼左輔焚燬尤烈勢不令祠宇獨存 清鼎肇興唯神道隆剛隆毅然來相陰隲爾困踣斧餘之赤子言旋言歸壯其筋力以闢荒歲更從翳林茂草中幻出麥菽瞻諸乏粒食者民乃得不餒仆克康功積十有二年及今茲師旅不擾被害不傷人和年豐閭閻之嗣繁碩易磧磔爲綠疇始則野無鳴吠漸

且戶有馬矣始則瀟望窅烟火漸且商至如驚矣始則祇
聞哀弔聲漸且絃歌溢東壁杼軸韻西軒矣猗與微神力
寧及此歲己丑關左姜侯來從父老言謂修舉廢墜盍先
諸廟陞尊而體肅庶幾大夫親遵士駿奔庶婦伏臘禱顙
頰首蕪旃帛咸無有隕越聿新之工未竟姜君遷古韓賈
侯來侯固於事神寧民之道尤摯者自癸迄乙悉出善政
福民凡民之歌舞而沐浴以爲潛啟嘿佑胥神庥也益樂
輪而終事焉殿寢霽廡庖漏師祀室共若干楹朱丹彩繪
煥其中翬飛矢棘耀於外歸歸鉅觀於焉告竣神所憑依
靈在斯矣嗣今閱千萬禩無數之廟貌咸後先兩大夫洎

諸彥士者庶難量之膚功也其樂施董督協濟之姓氏不
可以不紀

卷之二

七

邑侯費公墓道碑記

國朝江天清

天地間偉人生不偶死更不庸死大事也與兒女子訣不若與詩書訣又不若與國家之百姓訣其死也端而雄仁義而神明則通許令費公其人與公令通許甫四十日流賊以萬衆猝薄城下公執矢登陴以捍數日援不至公度不支乃屬邑之父老曰食且盡事去矣徒效睢陽無益也我生不能全若我死而若全矣苟若全而我死又何惜也父老莫不泣下公乃正笏端冕望闕北拜懷笏躍入井中死事在崇正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翼日賊入城得公尸面色如生衣冠不損吃如也賊怖而義之葬以禮鳴

呼度公之靈必曰賊磔我則榮殞我則辱我矣公寧樂爲賊葬者哉邑人士德公活許人數萬無男女少長皆爲公編素匝月改葬於鳳形岡至今享祀無缺墓去城不數武巍然道左過此者皆將識爲明通許令費公之墓余承乏宛李以公謁過許陳牲草祝拜公墓下固以梓眷實繇景慕也許令君賈獻之先生曰公祠許名宦許人哭公詩章載志矣曷碑諸乃以碑詞屬余以余知公詳也公豫章之鉛山人諱曾謀字畊道成化丁未廷試第一拜相國諱宏謚文憲公之元孫也家世傳臚者二成進士者六孝廉七淵源古學聯鑣膺仕者則公之父明經蔚菴公叔明經去

公也公以五經應崇禎拔選文章奇古然非公之事業也公之事業其在與許士大夫百姓爲訣之日乎而又有謀余爲公圖歸葬者余應之曰與其高楓大槐子孫守之泯泯無聞何如與許之百姓士大夫長黍稷盤桓於婁屨寒月之下百姓快而公亦快併過此者皆得拜稽爲公快哉

三
六
六
六

三

--	--	--	--	--

新建聖母痘疹神廟碑記

國朝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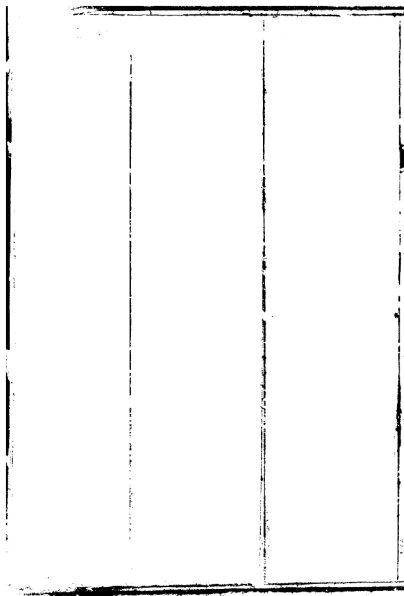
翁崇雅

題

易曰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何以故其卽人之德與情其相召乎故元氣保合則天地之生機乃來而人之一身有以萃之靈根逗茁爲萬有珍寶如養生家所云天下之坤而孩天下之嬰兒皆以存乎其人而已世傳感應之說尚矣然不越二氣爲本若乃躬之陰陽不調而以生生之理望之司命其可得乎此聖王治天下必以人道先之司農馬公家世三韓從龍來勲業固自燦爛余侍同堂且知公也最深性聰學博由監司而總督而主籌國計矢清矢勤矢慎無念不爲斯民保太和無事不爲國家培元氣

生機乃來斯其有以萃之而造化在心矣洎其往巡湖南
道豫之通許而子雄鎮痘陟發愈不數日公德不自德而
歸德於聖母之靈應乃於乙酉陽生日鳩工及醵踰月而
畢其祠循南門入西折房營一區敞以庭堂列聖母像三
椽桷几筵恍能變動兩廡像以痘神所專司事之童以至
堦城墁圻重門具備緇流羽士伐鼓扣鐘炳蕭如縷帷照
徹宵豈日俾此之繪榮者恒於斯齋祝者恒於斯蓋謂惟
德動天公不自德之意難以語人而寄之祠歟倘後之人
識公之意陰陽各符其則此德此情直可與神明萬物通
將生齒日登於版又誰不懷公嘉惠一如嬰兒之望慈父

毋焉俎豆公於社矣余信之理以測之乎數知公湛澤覃
孚永錫祚膺於以延瓜瓞於奕世胥斯世斯民得食繩繩
蟄蟄之報則變理陰陽而平成在天地長養在萬物經邦
宏化於公乎益信矣



新修儒學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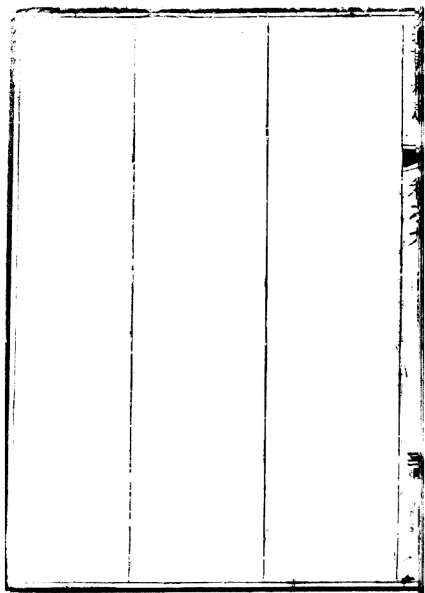
國朝 陳 煥

聖王以民社之寄屬之分士而治者郡邑大夫唯社稷是
祀昭明齊邀以將祈報爾已而辟雍之興雖天子必執爵
再拜獻南郊而外禮莫與媿焉降而九列重臣蒞事於外
甫入境亦必齊禘謁所在先師不及他祠廟是澤宮之
隆重無都會州邑當崇飭不當窳圯也蓋社稷義主養庠
序義主教養之責可分操教必統於一尊肅大聖人之官
以勗弦誦之侶而胥天下聚而稟素王之一治士以聖爲
歸民以士爲重故士東於矩則無勿束也司治之大端審
先端而圖之則餘茂不舉矧

新朝奮興純理嘉與薄海維新 宸扈方躬親太學以倡

侯甸一道同風之本舍興行無繇顧荒蕪罔戢不亦長吏
之羞耶歲癸巳賈大夫來蒞許甫肅謁見牲璧委諸灌莽
蓬藿之室以奉尊儼旁不容几席安問庶榭大夫怒如曰
事孰有大且亟於斯者毅然謀新之雖費實不貲而公灼
見其鉅在易巽之九五以議革也曰後庚三日吉後庚爲
癸人養漸裕則教益亟烏可緩諸立與兩先生謀鳴鐸裒
衆余將爲若先城闕之謀寧唯余是恫二三子盍共勦實
枚之役捐鏹鳩工不匝歲告成事於是峩宮丹闕峻宇周
垣春秋肆祀儼然迓宣聖之衣冠來其色笑前此未有也

夫修復聖宮以宏教思振新士氣以壽國祚頌不替之德
入肇之我公似夫徘徊焉以屬賢有德者有功名教建於
稷臣云哉斯役成豈都人士之福諸父老實嘉賴之異日
藹言駢興秀良聿起無不中才之累以憂厥先詩曰夙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言敦行也大夫之德造於懋矣若夫絳
席之克襄薦紳之捐助羣弟子之分董胥賢人也例得並
紀以志不朽



重修通許縣痘神廟碑記

國朝邑令 陳治策 奉天

通許痘神廟在縣治南襄平大司馬馬公諱鳴佩所建修
之濬則大司馬曾孫安陽使君貞庵也大司馬從龍樹業
爲山右楚南屏翰晉少司農總制宣大持節兩江聲績懋
著當壬辰之歲監司星沙道經通許時公子文毅公尚在
髫齡適發痘症旣痊大司馬心喜而歸功於神爲建祠以
祀關西大司農黨公文以記之蓋文毅公爲異日名世宜
乎神之呵護而默佑也迨文毅公旣長雅負才望歷官司
空遷閣學出撫粵西興大利清積弊士民登衽席三載值
溟氛騷動文毅公從容赴義暨元配李夫人冢媳董淑人

闔門殉節事聞上特沛溫綸賜謚文毅親灑宸翰勒諸貞

珉官長子以四品京卿游歷副憲擢司寇轉司馬陟少宰

往撫黔南遂督漕淮上相繼督師塞垣所在功業炳炳昭

人耳目貞庵卽督漕公之冢嗣也其宰安陽之三年余來

令茲邑甫下車見南城內有痘神廟在焉都人士爲余言

曰此襄平馬公之所創也惟茲痘神求而必應感而遂通

數十年來靈爽赫濯何莫非馬氏之功德歟伏念大司馬

及文毅公之事業滿天地忠精貫日月足以感動人心而

生其嚮慕舉凡四海九州之內靡不歌功頌德而茲邑痘

神一廟亦爲遺跡所存故都人士之嘖嘖稱道不衰也會

貞庵暨余俱以公事過汴握手晤言余爲具道其所以相
與感慨者久之貞庵曰建廟之由早已熟悉之雖曰神所
憑依亦卽祖功宗德之所寄也何可以勿修於是捐貲庀
材葺而新之嗚呼向令此廟不遇貞庵邑之人士亦且念
神庥之永賴思忠義之流風必不忍使其飄搖風雨頽廢
於荒煙蔓草中乃既有大司馬公作之於前而又適遇貞
庵使君新之於後不可謂非神之默爲感召而令其祖孫
之作述相繼益使人傳爲美談而歌頌於勿替也余與貞
庵以梓戚而叨舟濟又與貞庵外父康程程公爲同堂寮
寮敢不共襄盛事乎工旣竣爰集紳士式薦牲醪遂述此

爲記時康熙乙亥仲秋

白衣大士建閣粧像落成記

國朝學政

靳

讓

撰

咸平西南十五里爲北魚管村何氏世居焉其村西北有觀音寺由來舊矣明天啟二年何公諱登科者以善行著于鄉立會醵金建白衣大士閣於寺之坎方寺無閣有之自何公始明末毀於寇遺址雖存而金碧莊嚴不可復睹矣順治辛丑歲公之子奇榮爲余姊夫懷永言孝思之心爲興廢振頽之舉復約會以圖重修會遭河患而止康熙元年壬寅河又決工訖不能舉姊夫榮亦賫志以歿越戊申榮子從坤思約會以成先志次年己酉秋再大水願仍弗克遂逮庚午春余姊下世屬纊時囑從坤曰白衣大士

閣創之者汝祖也自兵燹後汝父屢欲修之而機會多失
勿論無以妥侑明神且恐不能告無罪於祖父汝其識之
從坤受母訓無日敢忘辛未二月卽庀材鳩工甫月餘而
閣成甲戌五月裝白衣大士像附於閣計費五十餘金盡
出之囊中他如爲瓦爲木弗算也繼父志述祖事而頽者
舉之廢者興之六十年來閣乃自今始巍煥如舊於戲何
公可謂有孫矣余姊夫與姊可謂有子矣說者曰其奉神
也至敬也其輕財也至義也其承先也至孝也一事而三
備焉然余之所以嘉而予之蓋有獨重者在慨自佛教流
入中國梵宮刹宇幾徧通都大邑並逮窮巷下里莫不家

禮經奉己歷數千年矣何有於斯一閑也者唯是從坤奉
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恪尊易簣之命能紹已絕之
緒爲仁人孝子之用心不可以不表而出之也其在詩曰
君子有穀貽孫子何公有焉又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從
坤有焉書曰厥父肯堂厥子乃弗肯構甚矣繼志述事之
難也余是以樂爲之記不獨教善且以教孝用詔夫何氏
之爲子若孫者

西王母香像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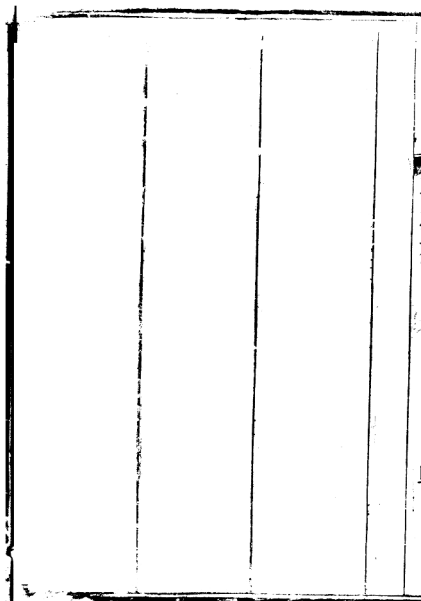
國朝邑令

武

許邑舊無西王母祠邑人亦未知崇奉康熙十八年里中
張會極等傾心道教嚮往長生之旨建會而尊禮焉因於
城西隅剏立殿宇雕繪香像金碧輝煌儼瑤池之降羽儀
整肅駕青鳥之輿徑僻地幽瞻廟貌者不啻若玉山瓊島
真可邀仙馭而契清修矣已落成屬余作文以垂永遠時
余將赴景州任重違士民請因記其事而復爲考所從來
以示之常讀穆天子傳與漢武外紀載王母晏天子於瑤
池及來降漢殿如所謂白雲黃竹之謠滄海桑田之說若
有其人而當世帝王慕尚仙靈真可與之延接而躬承教

者其事雖詳其語頗誕故後人於兩君不能無譏世之君子又往往藉兩君以諷切時主神仙之好以爲湔洗欺謾未可信也惟道家者流謂王母爲修真之始祖夫西爲金位萬物之所成就也金太陰之精也亦屬坤方坤母道也故道家稱西王母亦稱金母用配東皇與木公夫亦隱約其義以喻真修之秘而非必實有其人而乃世之人相率而崇奉之不亦惑乎雖然神之所在莫不憑依苟屬信心又何非左右所陟降而儼然可接者乎今夫人之所處不屬則其事亦異貴爲帝王承天治人一日二日萬幾也不但空坐犬馬制防宜慎卽神仙之好亦必痛絕之如周穆

漢武且貽譏於後世至士庶人久心求道建宇設像朝禱而夕拜而人無有議之者何也此無他帝王之位危而士庶之責寬理固然也然則諸善信之爲此舉也雖未必卽證元修超列上真然其心已無淫邪匪僻之萌矣固其可垂遠而不替焉者也遂爲之記



重修啟聖祠碑記

國朝
長

粵自尼山一禱玉書吐於闕里鈞天奏於雲中萬
聖生焉由是言道統者由堯舜以迄文武周公至
集厥成言世系者由契而湯由湯而微子至叔梁
聖其明德由來遠矣明嘉靖九年從大學士張璁議
京國子監並天下學校各建 啟聖祠蓋雲初旣襲
之封則聖考宜享俎豆之報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
尊道固然也通許 啟聖祠遵制建造歷今百五十年
間亦補葺而湫隘頽敗難肅觀瞻且祠前地基爲胥隸
侵進等白之當事得復舊址諸生王九錫張時行等復

材鼎新更爲擴大之前有門中有階周有垣刑牲有所適以松栢制備矣暹邇沐手援典禮而爲之記曰吾昔夫子道冠百王教敷九有七十子之徒彬彬函丈極盛於斯迨沒而俎豆牲牢莫敢或廢何其隆也嗣是蒐羅聖經者傳道之功則漢儒有祀註疏聖經者衛道之功則唐儒有祀抒發聖經者體道之功則宋儒有祀誦法私淑者見道之功則明儒又有祀矧夫太極生兩儀星宿滙鉅海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 啟聖者哉其河目而龍頰者黃帝之形貌也其修肱而龜背者成湯之容體也惟此身體髮膚所由出鍾靈毓秀所自來不別立廟以祀之揆至聖在天之

聖天子永耶至若堂上堂下昭穆之序嚴矣祀先賢
辨先賢所自出則子進配席父居廡列禮制豈云盡矣
祀啟聖卽配以先賢所從出之賢推本至聖之先波及至
聖之徒此皆天理人情至當不易者也且夫子雖齊聖不
先父食先賢先儒不同功配饗從祀不同位皆有定儀不
可紊也往者丁祭先大成而後啟聖聖賢師儒合爲一壇
同列南面殊爲悖戾夫學校雖有鄉國之分而禮文原無
隆殺之異今爲考正祭日先啟聖而後大成以從子不先
父之義聖賢先儒分爲五壇如大成殿四配十哲之位
昭穆秩然而幽明上下神人胥悅矣再考兩廡諸賢統於

至聖東廡以先賢澹臺子誠明爲首西廡以先賢宓子不
齊爲首自北而南以次爲序原無獨擅之尊各爲昭穆之
理今祭於中央置兩賢於北隅於理未安又啟聖祭品一
視先師惟太羹太牢爲帝王特薦之敬其餘器有定數食
有常品均不得臆爲損益因並考之鑄之貞珉俾後之
子有所折衷焉

創建魁樓碑記

國朝景暹邑人

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按天文斗爲帝車魁主日平旦建寅德在東方故天下祠文昌者宜設位於東方從所向也夫列宿之數與朝廷建官相埒各有所司文昌司士籙掌桂籍而斗四星爲魁其職與文昌等東晉張氏言之甚詳固非尋常之懸象著明昭布於天與人事無所係維者也我許前代科目先後相望典型可觀邇者春秋兩試數黜於有司二三篤志之士垂首喪氣泯泯心絕口不敢言文堪輿者曰盍建樓於東南城隅繪魁像於內萃文明之氣焉歲丙寅合同志謀之庚午夏厥工落成計其費幾

二百金凡所以荒度經營者既靡且久矣事成何可以無
記余惟文明之代地絕天通神人不襍揉凡夫修身立命
盡入合天之功決之於已一切福相造物矯誣怪誕之術
皆所不道於此而謂慙恍冥漠中有陰操人主之柄而進
退天下士者往而求之可得也其誰聽之今吾輩毋亦玩
日廢時於修業缺焉不講問經史謝不知問諸子百家謝
不知問當代掌故謝不知日汨沒於帖括中而乃乞靈
於天官家言曰吾自有默運者以司之不知司籙之神亦
何與此譬或之士以開僥倖之門雖杜牽酒醴日陳於前
善哉告虔究何益乎雖然天下事出其勢流之奇

斯方者多也是舉也都人士屬耳目焉曰茲以私其將

乃心疑乃神精極八荒取材百代以求質對於可錄之

或庶幾一當焉未可知也且多士既洗心研慮以邀神

神默佑之以啟其聰明而益其智慧使不至於闐闐汶汶

終於無就亦未可知也然而不敢恃也夫文者春華也行

者秋實也神所憑依將徒以其文乎抑以其行也浸假優

游漸漬含英咀華於經術中而顧恃學而驕矜已自用則

環視斯世之皓首窮經牖下終老者又豈少哉然則今日

宜何如曰磊落光明以植品清心寡慾以明志博古勤求

以廣識神明變化以盡材立身惟是文章惟是得之惟是

失之惟是仰觀之無忝捫心之無慙胥此道也所謂地絕
天通神人不襍揉者於是乎在脫已之不立而徒諄諄於
天官家言則又余之所不敢知也

創建陶器邑侯青

維傳有之有功德於民

之能捍大災禦大患剛

公矣公以崇正十四年

縣公自縊斗城強與爭

至此我惟一死可以全

國朝定國崇祀名宦事

就淪沒且饗堂不設級

天之靈詎無怒悃乎暹

通許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公下車廉知其事慨然曰衣章先烈守土者之

捐俸且倡好義者爲之助於是平濠壑築墻垣

間廡房三間凡庖湑之所無不具舉檢書院舊

十畝繞坐滄濠養蓮俾僧之世世勿替擇吉入

縣丞田公教諭謝公附焉禮既成不可無記

束髮受書莫不以名教自及一旦遇大變臨

依違泐泓視面偷生者比而是卽或一念激

往卒使刃挫身敗屍踴原城郭淪於邱墟廬

旅於職非不云盡獨如民何哉若公之捐軀

其忠節難不贊其勇其智全

孰如其仁仁智忠勇一身盡之所謂以勤死事以勞定國
捍災禦患者微公其誰與歸顧使憑依無所殞蓋缺如
論報功非宜將所藉以勵世磨鈍者又奚恃焉乃閱七十
年始得林公提挈以底於成可知天常民彛不謀而合
則履其事常則存其理心誠相印若合符節孟子所云其
揆一者不益信乎自茲以往睹斯祠者知賢人君子雖遭
際不幸而至德幽光久而彌彰皆油油然勉而思忠勉而
思孝敦節義植綱常而人心風俗庶其瘳矣乎爰爲辭二
章歌以侑食其迎神曰體仕塚兮主在房公歸來兮母傍
徨撫長劍兮斫欃槍爲我氏兮暫韜藏溯往事兮淚如滂

正氣塞兮與天無疆郊有千兮田有桑匪公賜兮胡不斨
公之留兮還賽公牲牽潔兮設中堂父老戴兮永不忘緝
公饗兮樂未央其送神曰駕言出兮何方繫鉛山兮故鄉
鄉賢祀否兮滿目淒涼靖節此邦兮地久天長肅肅龍驤
兮兩公同行挽強弩兮射六狼天狼射兮呵不祥福我人
兮庇我疆河之南兮江之西往復還兮任翱翔

許公孫子

李

康樂甲午歲分承乏

暇問士

三聖西可舉屹然傳為

子羽云夫子羽深

孫位均七場當時昔楚交

寧日子產有辭

人以爲重觀其對公子

人重則以文章

與患於大然而保全夫弱國

許地鄭自莊公人許使大去

地福少附隸於鄭行人沒

寒原零落荒草斜陽徒供

路以表識於無窮豈世遠

世所重者在縱橫捭闔之一而雍容儒雅止干戈於談笑

者未及察耶抑情深思古一而倡導崇祀使無忘前烈者

有待其人耶景遜翁先生一模學醇儒留心名教歲乙未

令似孝廉心水相度墓旁一募資興設將建祠焉以其事

謀於余余喜夫俎豆先靈一有同志也乃為禁芻牧設經

捐俸相飲鳩工庀材幾一緘垣構以松栢不數月而向之

寒原荒草煥然改觀矣一或先生恐久而易湮也屬予

記之一為立法使一久遠以誌報功微意云

嘗觀古卓犖之士負長刀抱俸畧其言論風旨苟可表見於世後之人選選卽其居遊息之地流連咏歌以寄其思慕之懷而况爲聖人之所稱許行事見於經史有不動人景仰尸祝之念者哉許治東三里岡阜綿亘環繞紆折有塚峙立高插雲表者鄭行人子羽墓也形勝家謂一邑文風所繫理或然歟粵周鄭壤爲今新鄭地鄭自莊公後其國漸強其地日闢許去鄭僅五舍地隸鄭無疑則行人之卒葬於鄭地固其宜也子羽當成公時公孫僑禪諂爲大夫公孫揮爲行人國有諸侯之事子產每問子羽使與

謹適野以謀可否如楚以六逆豐氏用子羽言遂垂爨而
入詐不得行則其善於詞亦可見矣夫人臣之當國也
上爲君下爲民鄭當晉楚之權凡四十年君安於朝民安
於野固僑之力哉行人亦何多讓焉夫子於爲命而書曰
行人子羽修飾之蓋重美也春秋之例人臣不稱其職則
削其官諸侯寡德則書其名今書曰行人則無愧於官矣
知書曰子羽則德足以配位可知記事於各鄉多徵詞子
子羽獨深嘉樂予則其人之克當聖心而爲聖人之徒矣
抑明矣今塚在許之近郊

子羽無專官

賢之

耶且境內塚墓不一廣武君有祠廣野君有祠陳思王有
祠而行人獨無祠余以吾輩誦法孔子而不能推尊孔子
所表章之賢心甚慙焉因欲糾衆創爲修飾書院其左右
奠立討論潤色二齋講學其中振興一邑之文教但所廢
浩大功難猝舉會三吳李匡山先生視篆斯土甫下車卽
捐俸獎勵爲建祠堂三間門房一間繞以櫺牆砌以臺堦
庶先賢之靈於茲妥侑焉若夫置祀享之田養典守之人
勸余有志焉而未逮也後之君子儻能踵事增美以勦余
之所不逮是闔邑文風所由係也予踴望之

--	--	--

重修靈地碑記

蓋者者本隙地僧慧慶募四方財所創規制未備越十
年而其徒明旺明白撤其舊而更新之凡陪殿祖堂庖湔
講室罔不整肅又週以碧垣植以樹木雜以花卉晨鐘暮
鼓朝課夕誦都人士經其地者靡不俯而入升階而拜肅
然惕然興起於善而消阻其平日之不善余曰此化民成
俗之機也是可用以爲教矣於是結社醵金得地五十畝
事既竣爰爲之記曰昔先王之教人也養之於學官董之
以師儒有君臣父子之倫使不蹈於詖行有詩書禮樂之
文使不惑於邪說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斯其爲

教亦已足矣而乃有顯悖乎聖賢之訓甘罹乎文網之中者其故何歟蓋常人之情必有所冀而思奮必有所懼而思懲今但語以吾性中有善善固吾之所當爲吾性中無惡惡固吾之所當去彼備其貌而市其心者尚慙恍不知所從而又何論乎機智之輩顯蒙之儔哉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善化民者亦第因其勢而導之使之有所慕而前有所畏而阻焉斯已耳今斯菴之名勝旣使人觀感而興起矣吾慮過此以往餽口無資衲子散去棖桷頽几筵廢迴視今日如雲捲波逝杳然不可復追而欲使人肅然惕然興起於善而消阻其平日之不善也其道無

由故欲爲百年可久之計必須百年可久之業生僧世世
守之庶鐘鼓之音不絕於朝暮課誦之聲無間以晦明過
斯地者肅然惕然千百年後常如一日斯不亦以勢利導
之微權歟况此剎幽邃窈窕林木參差掩映縱戶四顧可
以動騷人之逸興起文士之謳歌而經聲梵唱繚繞於晚
風殘照之間其足以滌塵慮而發深省者又安在非吾儒
懲忿窒慾之一助也耶其在詩曰以社以方我田既臧春
秋傳曰潔粢豐盛時和年豐蓋言天人之相應也今土地
所產以之奉神則爲明禋之昭格以之贍僧則爲惲獨之
賑濟以王道之正太行誘掖之婆心胥於斯焉寓之矣是

豈矯誣佞佛者所可同日而語也哉宜將畛域尺寸列之
貞珉俾後人得以考據而豪強之徒不得兼併云

邑侯孫公遺愛碑記

國朝景 暹 邑人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聞喜孫公視篆通許甫下車環視邑民凋弊已極卽以恩勤卯翼培養元氣爲急務乃擇弊政之不便民者一旦革之又書聯於門曰居心似水若受賂貪財使一人抱屈者神誅鬼滅執法如山倘通情畏勢有一事不公者男盜女娼爰是敦禮讓明人倫重學校表節義清火耗公聽斷嚴賭博鋤奸宄在在與民更始治許二年百姓安堵雍雍熙熙不知有吏中丞徐公進同官言曰若輩當以許令爲法許令守身如處女愛民如赤子不事表暴而名自著不媿古循良矣甲申八月以疾請休仍留

侯代者不得歸遂歿於官舍計至今已七年矣邑人追思
之伐石以誌其事余因之有感焉自吏治深刻成風非鉤
鉅則謂無才非猛烈則謂無威張皇顯爍赫赫有聲一時
之阿附渙忍者承其意旨編爲歌謠粘街糊巷以爲揄揚
及時異勢去而譽之者轉而毀之頌之者轉而詛之孰若
公以旣歿而歸歸且七年曾何要結於人而愛戴追慕者
愈久愈切亦可知天理之不容泯滅而公道在人雖百世
有同心也由是言之凡入之情當其時畏愛殊途毀譽
見無定論者久矣迨至情識盡捐而好惡自有真也後之

視今當不異今之視昔也後之君子可以鑑然

平利字日永
主日未
進良

改正許大夫百里廟記

國朝邑令 王應珮

百里池之廟之爲許大夫百里也斷斷然矣通許故許地
秦始屬郡陳留至五代猶稱通許鎮不謂之舊許地而何
抑又考邑志之引左氏者曰隱公十一年鄭伯入許許莊
公奔衛鄭伯使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今城西舊
額猶存則許之有百里不自今日始也城西十里許大夫
碑在焉此尤足與傳相發明者且其廟不建於他所而於
百里池池之以百里名豈非所謂地以人傳者耶合是觀
之吾以知廟之爲許大夫百里也斷斷然矣而流俗亂之
曰奚王廟嗟嗟安所得此齊東之語哉君子論古必務從

其可信而力屏其不經彼奚王者果何經之據而信之耶
考奚本末虞人也許故非虞也既而走宛許又非宛也其
後乃相秦許之去秦也千有餘里奚之於許也足未一窺
奚終何補於許而許人德之廟祀不絕以迄於今乎且人
亦知奚之臣事者秦繆公乎繆且公也奚何自而王之知
奚之非王則知廟之非奚矣知廟之非奚則知廟之爲百
里矣總之百里所同也百里奚易知者也許大夫百里不
易知者也信其易知者而舍其不易知者倡於一八附於
衆口流俗之情大率如是而豈知奚固賢者也賢者必不
居冒上之名而竊據他人之所有而流俗之於奚乃若

知奚且有聞王之號而芒刺在背顧許之丞嘗
黷百慙者其然耶其不然耶請還質之奚而斷斷歸其廟
於許大夫百里且以告許人士之往來池上與夫修享祀
於廟中者

--	--	--	--

重修廣生聖母廟碑記

國朝景 分邑人

許有果報菴奉廣生聖母蓋聖母體天地生物之心慈祥愷悌保赤育嬰功至普德至渥也乃歷年既久殿宇日就頽圯神像剝落住持尼僧惻然憫之謂非所以穀士女答神貺也爰謀之善信歛金鳩工殿則重修之神則丹雘之金碧輝煌煥然一新工竣囑李子問記於余余聞之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蓋以視之弗見聽之弗聞學士家往往置之不論懼其廢人事而不修棄天良於不問懷僥倖之心行諂媚之術故慎之也然聖母之顯燦邦之戶口係焉况自古在昔高辛有高禘之祀聖母有尼山之禱載在史

册歷歷可考夫以大聖大賢爲嗣續計猶且躬親禱祀豈
索之冥冥惑於不可知之數哉亦以天人響應捷於桴鼓
是固有至理焉而非同於諂媚僥倖杳冥怪誕之說也然
亦有求之不應應之或爽者平日言悖乎倫行畔乎道蚤
自戕其生生之理一旦犧牲酒醴拜跪趨蹌謂足以誑神
明而長子孫夫神固聰明正直者也能毋吐之乎今日者
棟宇維新旣足以肅觀瞻矣吾尤願此都士女男宜於室
女宜於家平乃心易乃氣孝親敬長周急恤貧夙夜自省
思躬克治去忌刻之念存忠厚之思絕強暴之行養實

福惟人之理洽於人心太和之氣洋溢於宇

是而祈神之祐長育見孫宏啓宗派神心顧而黎安出於
全默爲保護未生者誕之使生既生者庇之使成所謂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者此也不然如前之所云不但求神而
神不應也夫且求生者祈之已生者戕之而要非神有意
於其間也栽培傾覆因材而篤實理之必然而無疑者矣
故余謂人求嗣於神必先求嗣於心蓋必求嗣於心而後
可以得嗣於神也施財善信得勿與余意有合焉者乎爰
將姓氏列於碑陰

重修通許縣城碑記

國朝邑令 玩龍光 新

通邑爲古許國歷秦漢晉唐皆分隸他邑無專名五季稱通許鎮宋真宗時置爲縣名咸平金更名通許元明迄

國朝皆因之編戶計十二里外而岡原環繞內而城郭委蛇居然汴省左輔之一明邑令余君更於城北增築小城未幾圯焉 國朝順治間修舊南城並北小城康熙初年

繼修之迄今百有餘年漸就頽頹謀所以固金湯衛人民非官斯土者之責歟乾隆壬午秋予承乏是邑入境甫三日躬閱城垣卽以修葺爲懷唯是河患之後稽流亡察賑濟疏濬溝渠周遭境內食息未遑不得不以此舉爲後圖

越明年民困漸蘇適奉上憲飭修城垣之檄予乃幸夙願
可伸也爰于甲申春集邑紳耆相度形勢僉以北城爲贅
設丈南城週圍計一千四百四十步建城應崇二丈二尺
廣一丈陶旄工冶需費若干邑人士略無難詞遂選期集
明倫堂議簿書出入者若而人辦置物料者若而人催督
工匠經理事宜者若而人派分既定卜日興修得孟夏之
吉焉乃設儲財局於署北捐俸千金爲之倡於是邑人之
輸金者刻期雲集頓加倍蒞予初猶以勞民傷財爲慮而
不意踴躍爭先之竟若斯也亦可以規民俗之淳矣登
於四月十日訖工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計費銀五千七

八十兩有奇基址堅垣墉固樓櫓巍峩四門峻起橋梁池
濠次第觀成是役也際

重熙累洽之盛蒙各憲計慮之周予得於民和年豐風醇
俗美之日合衆志以襄厥舉何其幸也是則邑人之急公
與夫董事諸紳士公正自矢乃能相與有成爰爲請諸上
憲額其門曰公爾忘私且勉之曰異時宜力王家有猷有
爲胥於是役基之矣諸紳士不居已功請臚樂輸姓名以
爲後之急公慕義者勸予臚其請遂援筆而爲之記

重脩通許縣學官碑記

國朝邑令 阮龍光 新隸

書及虞庠上下夏序東西殷有左右學周立東膠虞庠學之制既不同而所稱先聖先賢亦無定位漢興始以太牢祀孔子於闕里魏正始七年釋奠于辟雍由是孔子之祀行于太學唐武德初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貞觀二年升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罷周公之祀而以顏子配之嗣是太學及各郡州縣學必立廟至宋尊孔子爲至聖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執籩圭廡三門列戟二十四配以四子十哲分祀七十子及先儒于東西廡歷元明以迄 昭代無改其制誠以端學術叙人倫胥賴聖人之道雖荒陬遐

壞亦莫敢舍正教而趨異徑也通許學宮在縣治之東建
于宋咸平間元末燬于久前明縣丞范世英知縣李本中
先後修理 國朝一修于知縣賈待旌再修于知縣惲驥
今已八十餘年風雨剝落日就傾圮夫學校爲起化之原
道德乃政治之本昭盛典而振文教非守土者之責歟龍
光於壬午冬吏茲土謁廟後卽志在修葺唯是邑當大潦
之後井里凋瘵嗷咻卵翼之不暇而興賢育材之地不得
不視爲緩圖越二年歲事差豐瘡痍漸復適奉檄修繕城
垣而邑人士勇于赴功不呼而集閱七月而工竣以所餘
資集陶旋匠治卽大成殿舊制而重修之燎壇墻新戟

去頽池之渙濁除廊榜之榛蕪又爲兩廡設粟主笙磬豆
籩若槃若鬲若几案之屬略爲次第之啟聖宮向在廟墀
苦湫隘乃移建于殿東院宇爽闇慶行禮之有地焉廟左
忠義祠頽廢已極旣新之改爲節孝祠而以東門內之節
孝祠爲忠義祠移建于節孝祠之右選材中度煥然一新
于是進諸生而語之曰而亦知古人之爲學乎席珍以待
聘強學以待問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非僅務乎詞章
訓詁之末也自夫城闕貽譏茂草興嘆而所稱章甫逢掖
之士不過剽竊一二陳言以爲弋取青紫之階幸而得之
則角逐于名利之場且并其平日之所有而盡棄之揆之

聖賢立教之心朝廷取士之典其有當乎否乎諸生誠能
于修學之後奮志于詩書禮樂之途薰陶涵育至十年二
十年之久所謂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將復觀其盛而處則
爲通儒出則爲賢臣于古人何多讓焉是役也經始于乾

曆甲申仲春閱三月下竣計弗白金三百兩其後者備學

校誦黃鉞

重修文昌閣記

縣令 阮龍光

嘗考史記天官書以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宮曰上將曰次將曰貴相曰司命曰司中曰司祿皆星也非人也至搏土肖像執圭服袞冕號爲帝君不知起於何代而又以帝君嘗化身以覺民在周爲張仲晉爲涼王呂光五代爲僞蜀孟昶其說蓋出于羽流不可以爲典要雖然三公應三台郎官應列宿凡有功德於民而其行誼可以奉爲表式者擬以天象而非誣意者其瑞氣之所鍾也矧此司桂籍秉七籙氣萃文明象懸紫極之靈曜獨無鍾美於人哉故雖道家之說不得斥爲無稽而設祠致祀以崇文教以肅

人心亦有不可缺者焉記有云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

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通許學官東南巋然有閣曰文昌春

秋之祭必及之閣爲明萬歷間知縣錢夢鰲所築厥後歲

久增修仍其舊式國朝雍正六年知縣王應珮修葺以

來今已三十餘年傾頽零落幾無梯級可循余於蒞任之

明年奉檄修城又明年城工蒞事以其倡捐餘貲首繕學

宮次及斯閣改舊制而新之閣高三尋五尺周圍十尋六

尺結頂若浮圖閣前後二門帝君位東方面西向上層嵌

八牖塑魁像魁建平且主文明與帝君同祀宜也工旣竣

矣吾知奉俎豆以告虔者瞿然思所以自樹以祈昭對於

高第以誇耀於閭里哉且是澤高出城垣兩阜之
爲巨林木之陰翳者憇息田牧者于塗茅屋參差夕
陽高下鮮不望而得之又足爲憑眺之一助云

卷之九

卷之九

九

卷之二

朝品

阮籍

李青房交兗州

古廟聳峙河濱雕畫楹棟映于蒼松

翠栢之間調之

人知爲先賢仲子祠惜風顛解難未追

晴舞自止往返空

江奔走畿輔追逐于卑冗之場遂不獲

再走東魯以遂血止之思雖瀆往彌殷究莫解于分淺緣

疎也歲壬午余坐通邑距治東十八里曰羊羔橋仲氏居

焉實爲堯之分支明永樂初遭兵燹先賢五十四世孫諱

謙者始來中州遂卜宅於此厥後子姓日蕃乃建先賢祠

於所居村東歲享無闕一日仲生蘊恭來謁請日先祠迄

今多歷年所采楹就傾丹粉剝落爰合族人各出私錢鳩

通許縣志

卷之二

藝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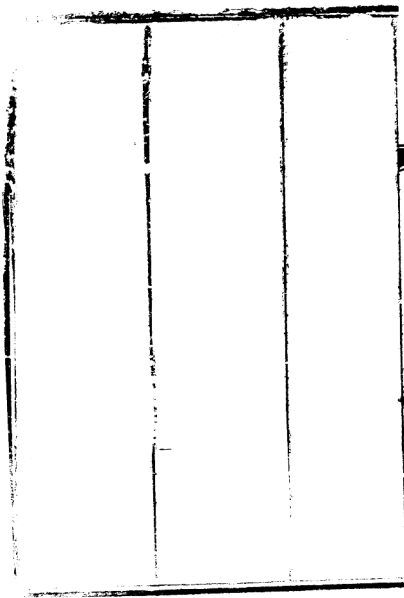
序

碑記

工庀材改建于村中經始于乾隆三十年九月落成于三十一年十月計費白金幾鎰規模宏敞視昔加隆願以一言記之以垂永久而余維王者化民成俗首在尊祖敬宗先世之流風已遠有以接于優見愾聞之下聞宗祠其本務矣凡厥庶民且將孺以追遠之義使之動本源木木之思而或者賢聖之裔越高曾之矩矱視一本如塗人其又何貢乎蚩蚩之氓也今仲氏去鄉已四百年勢必不復東歸誠懼子孫日失其序并忘其所自出則斯祠之建序昭穆列親疎禮儀具式而食相洽雖一支之胄子而爲法鄉

一第之心自油然而生益以信先賢世澤歷久彌新而

余或因公過此瞻仰崇祠則昔所謂分淺緣疎者今乃得
依道德之光矣詎非厚幸也夫蘊恭字肅亭乙酉拔貢屢
以文字來正余觀其氣宇軒昂知不愧先賢之裔因諾其
請而爲之記



重修玉帝王母二殿碑記

國朝 貢典第 巳

虞書記肆類燔柴之文周室隆二后作配之典大抵迎長
日之至祭於闕邱以大報本返始之義初未聞有玉帝之
祀自秦宣公作泰畤於渭南以祀青帝漢成帝從劉向神
祇感應之言遂復甘泉諸祠以祀五帝後世玉帝之名或
誠諸此至王母之有祠廟尤不見於經典惟周穆王奉事
王少君好神仙駕八駿造父爲御遍遊天下乃西觴王母
於瑤池之上漢武內傳云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有
青鳥來集殿上東方朔曰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上
問度世之術王母告以愛精閉氣行之不倦易骨易形變

化成道於是通都大邑以及閭里鄉井紛紛然建廟宇塑法像而西王母至今特聞又傳玉帝有殿曰通明臺曰瓊臺王母則有玉樓十二元室九層左瑤池右翠水皆所謂清虛極樂之鄉塵寰間縱丹楹刻桷金碧輝煌豈足息玉帝王母之駕而使之授以長生之術哉雖然玉帝爲東方木公主宰陽和王母爲西方金母養育群生男子得道名隸木公女子得道名隸金母夫以古之帝王處富貴之極一聞神仙之說遂游神於窈窈冥冥之鄉以至數千年來無敢以神仙爲誕妄者今必欲使之無惑此說是猶勸飢人之勿食也其可得乎通許西城外有玉帝王母行宮曰

久彼壞居民于甚深錮其難自置亦皆變為瓦於乎之乃
撫其事而爲之記

重修朝陽菴碑記

國朝 貞映第 邑人

昔者堯率天降神於西域淨梵王宮摩耶夫人從右脇而生時多靈瑞生而能言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進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姓釋迦號牟尼佛也佛地論曰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開覺有情如睡夢覺故名爲佛按佛生於周季其時未入中國自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傅毅以佛對帝遣使往天竺得佛經及釋迦像于是佛法入於中夏其寺觀之多也白馬之建始於永平蕭寺之繁肇于梁武招提卓錫不一其稱淨土上方各極其盛他如創於大歷者謂之雲華修於來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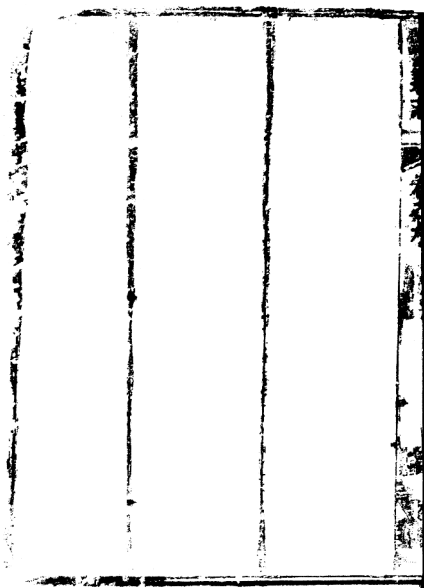
號爲寶閣大抵皆踵金田之遺跡而爲佛居之勝塲云通
許僻處汴南人多樸僿而事佛則謹繙廬紺字之在邑境
者不可殫述城耳崗之朝陽菴其一也是菴創自前明百
餘年來時爲修葺規模較大于前近者毘盧殿更加粉澤
璀璨可觀觀音白衣諸殿亦無不煥然一新每值晚霞未
散旭日初升鸞瓦流輝丹楹煥彩岡之時溪之流飛鳥之
翔翔林木之森秀實足爲是菴助勝而騷客遊人偶然憇
此發吟興而祛俗累其心曠神怡爲若何也至如浮圖感
應之理象教千年之說儒者所不道姑略焉是役也馬君
御環倡其謀而助之贊者闔邑士民之力也爰記之

重修先農壇記

國朝兵令 阮龍光

上古農稼未興茹毛飲血至神農氏始爲耒耜以教民
后稷教土之宜教以樹藝自是而高黍下稻春耕秋歛之
利迺編寰區其爲萬世俎豆不亦宜哉禮有八蜡之祭
先耆司耆邁及于郵表賤諸神又禮載天子藉田千畝
侯百畝耕之日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躬耒耜
耕天子三推三公五推侯伯七推子男九推先王治人
禱之道可謂詳矣後世踵而行之築壇以祀無戾于古
祈年報祀之義然向惟京畿省會有之、國朝雍正五
詔直省各府州縣衛所立先農壇行耕藉禮于是通許

王應佩於城東南隅修壇一座高四尺五寸廣袤四丈七
 尺布以磚壇北建神庫三間東西配房各一間壇南建門
 樓一座覆以瓦繚以垣環以桃柳門外立豐碑又置藉田
 四畝九分每歲仲春亥日邑令率屬員耆老農官農夫致
 祭耕藉如子男禮乾隆二十六年河溢陽橋邑當其衝建
 樓垣墻悉圯於水前令李廷瑞詳請動款修復值解任
 及興工余迴承之其後百廢未舉勢難并理竊念是垣為
 縣學力稽之所不忍聽其頽敗苦無公項可動為請
 司之既而捐金修城工竣計有餘貲爰即舊址
 之清宇堅完氣象嚴整神得所憑祀無虧



重修蕭曹廟碑記

國朝邑令 阮龍光

三代而後相業之隆推西漢自高帝創業代有名臣而溯定鼎之功則以鄧侯蕭相國平陽侯曹相國爲最二公皆秦人一爲刀筆吏一爲治獄掾無所表見于時及漢興鄧侯鎮撫關中謹守管鑰轉漕給軍天下已定作律九章第其重輕較然畫一漢于是乎大治曹以汗馬功多封平陽侯初與蕭相國不相能蕭卒舉以自代人咸服其公而曹以治行入相預趣舍人則二公之相信以心視後世之黨同伐異者殊矣及爲相一遵成式不事更張清淨寧一天下歌之夫二公以吏事始以相業終勲業顯于當時令名

傳于後世太史公稱其與闕天散宜生等爭烈二公實足當之宜後人追思偉績立廟祀以致其虔也通許治東南隅舊有蕭曹廟創自吏人張問善迄今多歷年所風雨侵蝕半就傾頽乾隆三十四年吏員某等恐無以妥二公之靈復鳩衆葺修雖仍舊制而竊宇高敞繚垣墻塗丹粉煥然一新蓋視昔加隆焉嗟乎余蒞茲土忽忽八年矣脩城垣葺文廟建奎樓舉祠壇之廢墜疏溝渠之淤塞次第就理獨公署尚未暇及故于二公之廟亦在所徐圖不圖某等能肩其事而爲之余深嘉其先得我心俾無遺憾要亦以見二公德業聞望入人者深雖典吏諸人莫不

麻瞻依遺像以各矢其神明如在之誠也爰樂其德
之記俾鐫諸石以垂不朽云